

当下的冲击

当数字化时代来临，一切突然发生

Douglas Rushkoff

[美] 道格拉斯·洛西科夫◎著
孙浩 赵晖◎译

道格拉斯·洛西科夫
20世纪最伟大的
媒体思想家之一
麦克卢汉的接班人

EVER
HAPPENS NOW

WHEN

EVERYTHING

HAPPENS

NOW

PRESENT SHOCK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当下的冲击

当数字化时代来临，一切突然发生

Douglas Rushkoff

[美]道格拉斯·洛西科夫◎著

孙浩 赵晖◎译

PRESENT
SHOCK

WHENEVER
EVERYTHING
HAPPENS NOW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下的冲击 / (美) 洛西科夫著; 孙浩, 赵晖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10

书名原文: Present Shock: When Everything Happens Now

ISBN 978-7-5086-4138-6

I. ①当… II. ①洛… ②孙… ③赵… III. ①互联网络-影响-经济发展-研究-世界 IV. ①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70605 号

Present Shock: When Everything Happens Now

Copyright © 2013 by Douglas Rushkoff.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当下的冲击

著 者: [美] 道格拉斯·洛西科夫

译 者: 孙 浩 赵 晖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3-2707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138-6 / F · 2976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这是一个并不符合人本能的社会……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更注重生活的质量而非速度？

为什么我们不用面对面的交流代替电脑屏幕上的冷冰冰的文字代码？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选择一个虽然有缺陷但有血有肉的人类社会，而非一个虽趋于完美但冷漠的数字世界

献给我的女儿玛米以及当下的我

网络时代让我们每个人都坐上了过山车。

我们被当下冲击得七零八落，在天旋地转中不得要领。

《当下的冲击》的出版恰逢其时。作者说他写这本书是要“下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像一枚定海神针，有助于我们从眼花缭乱的外部世界中抽身，仔细思考一下周围发生的一切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类上一次遇到类似情况，是康德撰写《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那时候，人类也像今天一样，处在大变革之中。就像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展示的那样，辽阔大草原上的 32 只羊、12 匹马和成群的农夫瞬间就被工厂和烟囱替代。

农夫当时的困惑需要有人帮忙“下一个结论”，康德就像从天而降的第欧根尼，从时间高度（与上帝差不多的海拔高度）上概括了工业化的实质。

时间和空间就像阴阳一样，是离道这个“一”最近的、也是最后的范畴。如果将生活中的一切都抽象到这个高度上总结其不同，一定能想到根源上。

今天，信息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说，发生变化后，有什么新范式给我们这些来自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数字移民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用作者的话说，这个冲击就是“当下的冲击”。

什么是当下的冲击？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影片《记忆碎片》中的男主人公每隔几个小时就会丧失记忆，但随后基本上要立即重新拼接出自己的存在（以及某件谋杀案的真相）。他将线索和发现纹在自己身上，将自己变成了包含提示的拼图。如果他能够拼出原貌，就能知道自己是谁以及发生了什么。他和编剧一同面对这一障碍，尝试构建出一种叙事感，而又无须耗费那么长的叙事时间。从某种程度上看，他所处情景的各种状况必须在单一时刻一起出现。这就是当下的冲击的典型写照。

《当下的冲击》分析了冲击的各种表现形式，包括：“它不安定；破坏了我们用来构建意义的叙事结构；让我们患上不断上紧发条的强迫症，放大了一个具体时刻的影响力；让我们在原本没有关联的事物之间硬扯关系；它不在乎有始有终，只在乎永恒的当下，最终驱使我们不得不在混乱状态下重塑秩序。”

所有这些冲击可以说都是由变化的速度带来的冲击。如作者所说：“我们不再测量从一种状态到另外一种状态的变化，而是测量变化的速度以及速度变化的速度，以此类推。时间也不再是从过去到未来，而是体现在衍生物上，从地点到速度再到加速度等。我们要不是考虑到一个并不一定正确的事实——变化也在不停变化着，就可能认为变化是唯一恒量。”

“变化的属性也在发生变化”，这就是时间范畴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变短了。这不仅仅发生在科技领域，而是遍布所有产业”。要我说，这种变化还遍布人类所有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中。

当下的冲击反映的范式变化

我们可以按照这种观念反思人类斯芬克斯之谜。“我是什么”这一问题映射在时间这面镜子上，就会出现三种答案：永恒时间（上帝所在），等长时间（金钱所在），当下时间（体验所在）。

《当下的冲击》用大量篇幅比较这三种时间观（或内在自我观），让我们充分体会当下的冲击的痛点和痒点在哪里。

农业社会的时间是自然存在的尺度。作者说：“尽管中国人发明的精确水钟比本笃会时钟早了好几个世纪，时钟和计时观念并未像在欧洲一样在亚洲文化中广泛传播并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古代的时间背后是生生之德，这个“德”在上古是指血缘。通过血缘这种自然基因信息，人可以获得跨越一

生的永生。它对应的是上帝寿命这种无所谓长短的时间。“对于这些将时间视为他人之物的人们而言，能将时间拆分开来的计时器无法产生同样的影响，无论是好是坏。”农业社会的时间是以实体功能状态变化为尺度量出的时间。

工业社会的时间是社会存在的尺度。作者说：“由于钟楼的出现，日常生活的节奏如今已被机器主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越来越遵守精确规划的固定套路。以历法主导的文明推崇的是上帝，而在机械式宇宙观里，速度和效率是重中之重。”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等长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大规模生产和工业时代的核心就在于将别处人们的时间压缩在商品中，以便在本地使用。”工业社会的时间是以做工的速度为尺度衡量出的时间。

而信息社会的时间完全不同，它是意义存在的尺度。从表面上看，人们在当下的冲击下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但凡不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就算不上重要，而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则要‘一网打尽’。”人们“总是忙得不亦乐乎”，典型的感觉是，“所有事情都在同步进行。没时间，真的没时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自己将技术影响与主体体验分离。在当下的冲击下，“我们发明了起点和终点，以此给我们的体验划定界限，减少处于中间状态的过渡感。最终，戴上隐形眼镜和将大脑更换成纳米机器人这两个概念之间已经没有了时空差异”。在当下的冲击下，人们忘记了做事本身的意义，“最终却剥夺了‘当下’贡献价值和意义的能力”。信息社会的时间是“速度变化的速度”意义上的时间，只有做事的目的和意义才能调节做工的速度。

“当下的冲击”到底好还是不好？

人们看完这本书，也许会产生疑惑：“当下的冲击”到底好还是不好？

按照作者的分析，当下的冲击使人变得不正常，严重的甚至会患上“数字化精神病”、“分形偏执综合征”等。这么看来，这种冲击似乎是“不好的”，但实际上，当下的冲击是中性的。

就像菜刀，很难说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用来切菜自然是好的，可如果用来当凶器，那肯定是不好的。这主要取决于主体，而不完全取决于客体。

当下的冲击也一样：“电脑并不会受到‘当下的冲击’，只有我们人类才会，因为我们才是唯一生活在时间里的。”

当下的冲击的各种表现显得“不好”，只是说它们代表的范式不适合主体了，不能拿旧尺度去衡量新现实。问题在于，人们能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正如作者所言，“我们会思考人类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步伐与期许”，“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当面对任何一种‘当下的冲击’时，我们都要接受对自己所存在的那个时刻的责任和支配权”。

我谈一点个人感想。我认为，“当下的冲击”是一种“文明的冲击”。这种冲击来源于信息技术革命激活的客观世界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好不好，可以通过主体体验来检验。好的标准是什么，这本书没有指出。我个人认为，通过体验把握住意义，复杂性就是“好的”；如果失去了意义，“让各种需求夺走我们的注意力”，甚至带来焦虑，复杂性就是“不好的”。

我们每个人当然希望把当下的冲击变成好事。举例来说，作者说“‘涌

现’代替了上帝之手，神秘地将混沌系统转变为一个自组织系统”，这就是好事。又如，“由于我们正越来越多地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正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建立联系来展示意义”，这也是好的。

作者实现了他的承诺，通过这本书，他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安全的思考空间，免受外界打扰，可以恰如其分地评价变革的实质，有助于使我们的内心获得宁静。

姜奇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

2013年9月于新加坡

在令人敬畏的雪峰之上， 为什么惦念着发出那条微博？

2010年5月，搜狐的张朝阳率领14名男下属（准确地说，是搜狐所有总监级以上男性高管）前往青海攀登岗什卡雪峰。他们还拉上了国家登山队长王勇峰。我问一个搜狐员工，张朝阳为什么要干这事，他说，你去看他的搜狐围脖啊，他说了，为的是要逃离城市。

于是我当即就登录搜狐微博并关注了张朝阳，看到他在当年5月8日发了一条围脖说：“北京的车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北京承载着全国的压力，几千个驻京办，这一代人对现代化高质量生活的期望还是能开车，开好车，有

房住，在繁华市中心住，买了房子使劲装修，而空气恶化、食品安全、肥胖等后现代问题可能要等到下一代才上升为第一优先考虑的问题，而现在，人们似乎不是真正关心，可是十年后社会普遍的健康问题、减寿甚至癌症的发病率大幅度提高都与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我是受不了了，逃了。逃到郊外，逃到山里。”

看完这条围脖，我的第一反应是，中国还有多少地方可逃？第二反应是，逃不起的人咋办？（更糟糕的是，很多人还不想逃呢，等着各种机会往里钻。）第三反应是，难不成就一逃不回头了吗？

抱着这些疑问，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每天都上搜狐微博去看张朝阳是怎么逃的。发现他率领的搜狐登山队有众多队员都开设了微博登山直播，其中不少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一路登一路发。有的时候，你甚至有点儿搞不清楚他们是为了去登山呢，还是为了去广播自己的登山。比如这一条：“周围坐着十来个男人，每个人都低头在玩自己的手机，偶尔抬头大家都诡异地一笑。”这情形的确很诡异：置身雪峰美景，不去体验风光，而是埋头写微博。

张朝阳自己说：“微博时代首次登山，每个队员都是即时记者，大家没事儿全在低头看手机，与前方和后方的人七嘴八舌。”他回想起2002年第一次登四姑娘山，要靠有人骑快马从大本营下到小镇上，在一家小旅店门口用电话线拨号到搜狐的服务器（那时搜狐也提供拨号上网服务），把前方的消息发给外界，其时已是8个小时以后了。他感叹道：“8年了，通信变化天翻地覆，希望变化的不只是科技啊。”

变化的当然不只是科技。的确要感谢“彪悍”的手机时代，感谢人人时代的互联网，否则不会有搜狐高管“全员播报的登山”，也不会有张朝阳在2010年5月13日14:40发的那条微博：“雪山峰顶发的微博，应该是微博历史的首次，手都快冻坏了。”激动啊，现场的人激动，看官也激动。

曾有人问鲍勃·麦特卡尔夫，什么是互联网时代的下一个“夺命应用”(killer app)，这位以太网的发明人、“麦特卡尔夫定律”的首创者毫不犹豫地回答：“永远在线”(always on)。何谓“永远在线”？简单地说，就是“随时、随地、随意”联上互联网，达到沟通无所不在、信息无所不在的境地。

“永远在线”意味着“拨号”的终结，“启动”的终结和“登录”的终结。网络连接将像电话连接一样：无论你何时拿起电话，电话里总是传来悦耳的号音，等待着同你交流。还有什么东西比移动互联更能够保证人们“永远在线”呢？无线产品早已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从早些年的收音机、电视、直播卫星到当下的手机、平板、电子阅读器等，处处可见无线的威力。在现有的社会之上，在“网外人”不甚知晓的空间里，有人已经过上了一种纯粹的无线生活：他们会用手机下载互联网内容、收发电子邮件和买卖股票；用数字终端播放音乐、传递照片和读取全球定位系统的数据；用平板电脑欣赏电影、观看球赛并检查自己工厂里的库存。

当快速成长的互联网遇上快速成长的无线产品，一个崭新的个人通信时代露出了曙光。然而，我最关心的还不是移动数据通信范围的扩大，而是它给我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一想到当我走下飞机或是登临高山，只要我有了一点儿冲动，就可以打一个电话、发一封电子邮件，甚至从互联网上抓一

些资料，我就感到这是一种解放。

但它真的像表面看来那样是一种解放吗？别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找到我，我的生活会如何被重新界定呢？

无法中断联系意味着无法逃避，但无线人类的问题比这还要糟糕。他的大脑必须适应无线生活的节奏，每隔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要回应一些新发生的事情。不久他就变成了一架机器，任何事情都做得很快。他买了速度最快的机器，但下载时间稍长就令他感到受了侮辱。他对信息无止无休的奔流上了瘾，想停下脚步，却身不由己。

今天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交流过度的世界里。网站太多了，微博太多了，短信太多了，比特太多了，而注意力却太少。速度过快、信息耗能过大导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人们的创造性会受到损害。毕竟，创造性是在你心无旁骛的时候产生的。假如你的大脑总是在进行多任务处理，或是对外界事物做出被动反应，漫无目的的头脑游戏就失去了空间，而这本来是创造力之源。而且，如果你消费的信息同你周围的人并无二致，就不会有什么刺激因素激发你的另类思维。你接触不到出乎意料的知识，只能随信息之波而逐流，这股洪水尽管湍急，却没有深度。

没有谁能比道格拉斯·洛西科夫更传神地描述这种状态了。《当下的冲击》这本书，明眼人一望便知是影射了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 1970 年的名作《未来的冲击》。洛西科夫断言，如果在 20 世纪末期，时代的标记是未来主义，那么，定义 21 世纪的就是当下主义。所谓当下主义，即过去与未来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紧跟现在发生的事情。

洛西科夫的一个朋友曾给他发短信说：“总是忙得不亦乐乎……所有事情都在同步进行。没时间，真的没时间。”托夫勒所预言的未来，很多都实现了，但吊诡的是，我们却没有时间享受它们。在永远在线、万物皆流的现实中，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找不到安放之地。

我们活在当下，这个“当下”却像一条鱼一样抓也抓不住。我们数字化的自我和模拟化的身体被抛入一种永恒的对立当中。这将给人类生活带来怎样的长期影响——无论是生理、行为，还是政治、文化——尚无人能够知晓。

那一年，搜狐的高管们上了山，又下了山。我看他们的微博，无非是感叹心灵的荡涤、精神的力量、信仰的神圣、重生的快感；他们诵心经，为中国的孩子们祈福，到玉树援助灾民，被雪山加持。我绝对相信他们所有的这些感受与行动，我只是对这些感受与行动的持久性没有把握，因为信息之流滚滚向前，人们的逐流行动也永无歇止。

张朝阳的微博说：“就在搜狐登山队登顶岗什卡的同一天，一支十人组成的中国民间登山队在攀登尼泊尔境内道拉吉里 8 167 米雪山时，一人遇难，另一人下落不明，关于是否要登山，为什么登山以及怎样登山的问题近期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为什么登山？怎样登山？这是登山爱好者在这样的悲剧之后要向自己反复提问的问题。张朝阳称：“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受到了雪山的加持而与过去不同。”可是，这种不同包不包括下面这些追问呢：为什么要用微博直播登山？在令人敬畏的雪峰之上，为什么惦念着发出那条微博？

张朝阳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还是要回归文明。既然如此，就既得享受文明的方便与舒适，也要忍受文明的焦躁与污染。无线革命给我们创造的生活也脱不出这个逻辑。这场革命昭示的意义是回归人的主体性，使人从时空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时空的主动掌控者。然而，如果你无法成为这场革命的主宰，自己解放自己，而只是等待技术来解放你，那你最终还是会成为技术的奴隶。

洛西科夫用了一句简单的话总结这个道理：“不论手机为何而响，都没有此刻与他人的眼神交流重要。”真正地活在当下，不意味着追赶永无尽头的信息洪流，而是重视质量甚于速度，宁愿选择人的怪癖而不是数字化的完美。

我曾经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洛西科夫那个朋友所说的那样：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永远没有时间。直到我的一个学生跟我说：“老师，不要说自己忙，因为忙就是心死。”我恍然大悟。忙就是心死，心死的表现之一就是“低头族”。

无论在人行道上、地铁上、饭桌上，到处充斥着一群“低头族”。或手机或平板电脑或电子阅读器，大家随时都低头盯着手中的方寸屏幕。请问，你能抬起头来吗？

有的时候，这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